

T h e

The Clifton Chronicles

克里夫顿纪事 2

S i n s

父之罪

〔英〕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王婷 谭彬 ◎译

t h e

F a t h e r

Jeffrey Archer

最会讲故事的畅销作家
杰弗里·阿切尔 最新畅销作品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T h e

S i n s

父之罪

o f

[英] Jeffrey Archer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王婷 谭彬 ◎译

t h e

F a t h e r

重庆大学出版社

First published 2012 by Macmillan
an imprint of Pan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Copyright © Jeffrey Archer 2012
The right of Jeffrey Archer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之罪 / (英) 阿切尔 (Archer, J.) 著, 黄若好, 王婷, 谭彬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6

书名原文: The Clifton Chronicles: The Sins of the Father
ISBN 978-7-5624-8939-9

I. ①父… II. ①阿… ②黄… ③王… ④谭…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3637号



父之罪
FUZHIZUI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王婷, 谭彬 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243 千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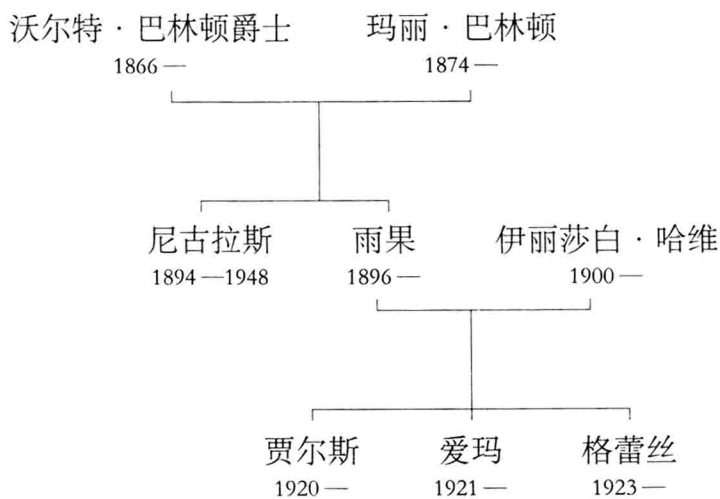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24-8939-9 定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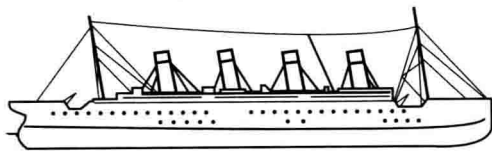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The Clifton Chronicles
克里夫顿纪事

2

巴林顿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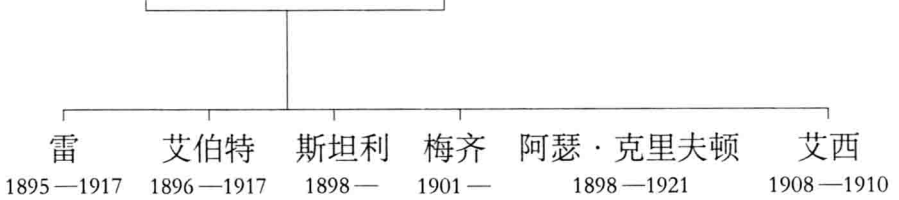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会将父辈的罪孽惩罚在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身上……”

——《公祷书》

克里夫顿家族

哈罗德·坦科克
1871—

维拉·普雷斯科特
1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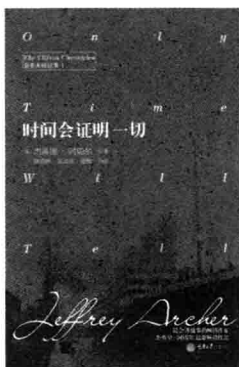
哈利
1920—

塞巴斯蒂安
1940—

Jeffrey Archer

The Clifton Chronicles

“克里夫顿纪事”系列



《时间会证明一切 *Only Time Will Tell*》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刘贞珠 曹欣 译

ISBN 978-7-5624-8950-4

出身贫民窟的哈利·克里夫顿被母亲费尽一切办法送进著名的男校，在那里他结识了两位好朋友，度过了无忧的青少年时期。战争来临，哈利面临着到底是继续到牛津深造，还是参加抗击法西斯的英国军队的选择。同时，他的身世之谜也慢慢展露，到底他是码头搬运工的儿子，还是拥有英国西南部造船厂的家族的长孙？



《不可说的秘密 *Best Kept Secret*》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车家媛 金静 译

ISBN 978-7-5624-8808-8

在 1945 的英国，巴林顿家族的遗产案在上议院的干涉下也没有得到解决，涉及其中的哈利·克利夫顿和贾尔斯·巴林顿最终获得了相同的票数。到底谁会继承巴林顿家族的一切……

Jeffrey Archer

The Clifton Chronicles

“克里夫顿纪事”系列



《时间会证明一切 *Only Time Will Tell*》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刘贞珠 曹欣 译

ISBN 978-7-5624-8950-4

出身贫民窟的哈利·克里夫顿被母亲费尽一切办法送进著名的男校，在那里他结识了两位好朋友，度过了无忧的青少年时期。战争来临，哈利面临着到底是继续到牛津深造，还是参加抗击法西斯的英国军队的选择。同时，他的身世之谜也慢慢展露，到底他是码头搬运工的儿子，还是拥有英国西南部造船厂的家族的长孙？



《不可说的秘密 *Best Kept Secret*》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黄若好 车家媛 金静 译

ISBN 978-7-5624-8808-8

在 1945 的英国，巴林顿家族的遗产案在上议院的干涉下也没有得到解决，涉及其中的哈利·克利夫顿和贾尔斯·巴林顿最终获得了相同的票数。到底谁会继承巴林顿家族的一切……

哈利·克里夫顿

1939—1941

1

“我的真名是哈利·克里夫顿。”

“你要是哈利·克里夫顿，那我就是巴比·鲁斯^①了。”刑警克洛夫斯基边说边把烟点上了。

“不是这样的，”哈利说道，“你不知道这中间有个天大的误会。我确实是哈利·克里夫顿，来自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市，之前和汤姆·布拉德肖在同一艘船上干活。”

“省省吧，留着讲给你的律师听吧。”刑警说完长吐了口烟，小小的牢房里立刻烟雾缭绕。

“可我没有律师呀。”哈利辩驳道。

“小子，我要是像你一样蹚了这档子浑水，准会去找找塞夫顿·吉尔克斯，他可算是你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塞夫顿·吉尔克斯是谁？”

“你之前可能没听说过，他可是纽约最厉害的律师。”刑警说着，又吐出一口烟，“明天早上九点，他倒是会来见见你，酬劳已经付给他了，否则他才不会来。”

①巴比·鲁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

“可是——”哈利刚开口，克洛夫斯基“嘭”的一声一掌拍在了牢门上。

“明天上午吉尔克斯来的时候，”克洛夫斯基没理会哈利，继续说道，“你最好编个更有说服力的故事，别再瞎扯什么我们抓错人之类的鬼话了。你都和移民局的人说了你是汤姆·布拉德肖，如果他们都信你就是汤姆·布拉德肖，那法官又怎么会不信呢？”

警长的烟呛得哈利直咳嗽，没等他吐出第二口“烟雾弹”，牢门打开了。这位警长没有再说什么就出去了，身后的门“嘭”的关上了。哈利瘫倒在靠着墙边的床上，脑袋底下的枕头硬得跟板砖似的。他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发呆，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应该如何在这个大洋彼岸的监狱里顶着杀人犯的罪名度过。

晨间的光影浮动着，穿过窗门照进牢房里，又过了许久门才被打开。虽然为时尚早，哈利却早已醒来多时。

狱吏端着盘吃的慢悠悠地走了进来，恐怕连救世军都不会给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吃盘子里的那种东西。他把盘子往小木桌上一放，一声不吭就走了。

哈利看了一眼盘子里的东西，起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每走一步，他心里愈发确信，只要他把自己冒充汤姆·布拉德肖的原因说给吉尔克斯先生听，这事很快就能解决了。顶多就是把他驱逐出境，而这恰恰与他的原计划不谋而合，因为他一直打算回英国加入海军。

早晨八点五十五分，哈利坐在床尾，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吉尔克斯先生。直到九点十二分，巨大的铁门才打开。哈利从床上一跃而起，狱吏站到一边以便让他身后的高个子男士进门，只见他满头银发，器宇不凡。哈利估摸着这个男人的年纪应该和外公相仿。吉尔克斯先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细纹双排扣西服，里面的白衬衫上打着一条条纹领带。他脸上的倦容似乎在提醒哈利：没什么会令他感到惊讶。

“早上好，”他朝哈利淡淡一笑，说道，“我是塞夫顿·吉尔克斯，是吉尔克斯、迈尔斯和阿伯内西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布拉德肖夫妇委托我在你即将开庭的审判中做你的辩护律师。”

哈利把牢房里唯一一把椅子让给了吉尔克斯坐，就好像他是自己

的一位老朋友，顺道来牛津大学看望自己，大家一起在书房里喝茶聊天一样。哈利则坐在了床上，看着眼前这位律师打开公文包，抽出一本黄色的便签簿，放在了桌上。

吉尔克斯从内兜里掏出一支笔，说道：“你我都心知肚明，你并不是布拉德肖中尉，所以你最好先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吉尔克斯律师听着哈利的故事，着实吃了一惊，但他依旧不动声色。接着，哈利说到自己是如何沦为阶下囚时，吉尔克斯一直低头在他黄色的便签簿上“刷刷”地做着笔录。叙述完，哈利满心以为自己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毕竟他的辩护律师非常资深——可吉尔克斯的第一个问题就让哈利觉察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你刚才说你在‘堪萨斯星号’上的时候给你妈妈写了封信，还告诉她你冒充布拉德肖的原因，是这样吗？”

“没错，先生。我不想我妈妈无辜遭罪，但我也希望她能理解我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决定。”

“好吧，变换身份的确可以解决你之前惹的一堆麻烦事，这点我很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为此你又陷入了另一堆更复杂的麻烦中，这在我看来真是得不偿失。”吉尔克斯说道。他的第二个问题让哈利更加讶异，“你还记得那封信的内容吗？”

“当然。那封信我写写改改了很多次，现在几乎能倒背如流了。”

“那就让我来考考你的记忆力。”说完，吉尔克斯从黄色的便签簿上撕下了一张纸，和钢笔一起递给了哈利。

哈利思考了片刻，这才动笔写道：

纽约

1939年9月8日

亲爱的妈妈：

我费尽一切周折，希望您能早点收到这封信，不管之后谁告诉您我死在海上，您都别相信。

从这封信的日期上您就可以知道，9月4日“德文郡号”沉船的那一天我并没有死。事实上，是一艘美国游轮上的一位水手把我从海

里捞了起来，多亏了他，我才能像现在这样生龙活虎地给您写信。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从天而降，让我得以冒充另一个人。回想起来，这么多年来，我竟不知不觉给爱玛和她的家人带来这么多困扰，为了让爱玛不再那么苦恼，我甘愿从此隐姓埋名。

可是我对爱玛的爱没有减少一丝一毫，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您能明白。不单于此，我想我此生都不会再拥有一份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情了。或许将来，我能证明自己不是雨果·巴林顿的儿子，阿瑟·克里夫顿才是我的生父，但希望太渺茫了，我不能那么自私，让她此生仅靠着这渺茫的希望活着。而且隐瞒我活着的事实至少能让爱玛把我忘了，好让她日后能和其他人在一起。我多么希望那个人能是我！

我打算一有回英国的船就买票回去。如果您收到来自汤姆·布拉德肖的信，那是我写的。我一回到布里斯托尔就会与您联系，同时，请您务必为我保守这个秘密，就像您这么多年保守自己的秘密那样守口如瓶。

爱儿哈利

“克里夫顿先生，是你自己去寄的信吗？”读完信后吉尔克斯问道，“还是你让别人替你去寄的？”哈利听了这话再次吃了一惊。

哈利第一次心下生疑，决定不告诉吉尔克斯寄信的事。其实那次是哈利趁华莱士医生回布里斯托尔的那两周里，让他替自己把信交给母亲的。哈利担心吉尔克斯会劝华莱士医生把信交出来，如果那样的话，母亲就没法得知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了。

“上岸的时候我自己去寄的。”他答道。

听了这话，这位年长的律师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手里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是哈利·克里夫顿，而不是托马斯·布拉德肖吗？”

“没有，先生，我没有什么证据。”哈利不假思索地答道，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堪萨斯星号”船上已经没有人能证明他不是汤姆·布拉德肖，而能证明的人却在大洋彼岸，远隔三千多英里。而且不久前，他们都被告知他死在了海上。

“这样的话，克里夫顿先生，假如你依旧不希望爱玛·巴林顿小

姐得知你还活着，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吉尔克斯说道，嘴角挂着一丝假笑，“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真的吗？”哈里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但前提是你要继续扮演托马斯·布拉德肖的角色。”

听了这话，哈利陷入了沉默。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承认，对布拉德肖的控告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他们手头掌握的有效证据只有一项，那就是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布拉德肖就出境了。所以要以谋杀罪对你进行起诉，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你必须承认在军队服役期间犯了叛逃罪，这样对你的处罚要轻一点。”

“可我为什么要同意这么做呢？”哈利问道。

“在我看来对你有三点好处。”吉尔克斯答道，“首先，如果你不同意，你就得背上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美国的罪名，这样你就得服六年的监禁；其次，如果你同意这么做，你可以继续隐姓埋名下去，巴林顿一家也会相信你真的死了；最后，如果你答应继续顶替他们的儿子，布拉德肖一家还愿意给你一万美元的酬金。”

哈利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终于可以报答母亲这么多年来为自己作出的牺牲了。这么大一笔钱足够让她过上好生活，她就不用再住在斯蒂尔·豪斯巷里那个上下各两间房的破房子里了，每周房东还会来敲门催缴房租。哈利希望她能辞掉在格兰特酒店做女招待的工作，过得轻松些，尽管他知道母亲不太可能那么做。在答应配合吉尔克斯的计划之前，哈利又问了几个问题。

“布拉德肖一家明明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葬身大海，为什么还要让我继续假装？”

“布拉德肖太太急于替自己的儿子洗脱罪名，她无法接受自己儿子们相互残杀的事实。”

“这么说汤姆是被指控谋杀他哥哥了？”

“没错。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他们掌握的证据不够详尽，也不够周密，所以只要你愿意承认在军队服役期间犯了情节轻得多的离军叛逃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就愿意放弃谋杀罪的指控。”

“如果我同意这么做，会判多少年？”

“地方检察官已同意向法官建议判处你一年的监禁，如果你在狱中表现得很好，六个月以后就可以出狱了。不过如果你非要说自己是哈利·克里夫顿，就得蹲六年大牢。相比之下，这个判决对你来说恐怕再好不过了吧？”

“可我一走进法庭，肯定会有人认出我不是布拉德肖。”

“不可能。”吉尔克斯说道，“布拉德肖一家是从西雅图搬来的，在西海岸那边。虽然他们已经发了家，但是很少去纽约玩。托马斯十七岁就入了海军，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在过去四年里根本没回来过美国。再说了，只要你肯认罪，在法庭上顶多就待个二十分钟。”

“可是我一开口说话，别人不就听得出我不是美国人了吗？”

“所以你最好别说话，克里夫顿先生。”这位温文尔雅的律师似乎深谙所有问题的答案。哈利又换了个角度提问。

“在英国，一碰上凶杀案，审判记者准会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民众们更是早早就在法院门口排起长队，就是为了看看杀人犯长什么样。”

“克里夫顿先生你大可放心，纽约最近发生了十四起谋杀案，这里面还包括骇人听闻的‘剪刀手刺客’案件。就连刚刚入行的记者菜鸟也不会被派过来报道你这个案子的。”

“我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

吉尔克斯看了一下他的手表：“我们正午时就得去见阿特金斯法官，克里夫顿先生，你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作决定。”他叫来一个狱吏给他开门，“开庭之前我们应该不会见面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也只能祝你好运了。”临走之前，吉尔克斯又加了这么一句。

哈利坐在床边上，再三斟酌着塞夫顿·吉尔克斯的提议。他心里很清楚那位满头银发的律师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可是跟六年相比，六个月的监禁确实划算太多了。况且除了这位经验老道的律师，他还能指望谁呢？哈利此刻多希望自己可以去沃尔特·巴林顿爵士的办公室待一会儿，让他给自己出出主意。

一小时后，哈利出现了，他穿着一件乳白色衬衫，外面套着深蓝

色西服，挺括的衣领下打着一条条纹领带，双手戴着镣铐，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从牢房一步一步走到狱警车上，准备前往法院。

“我打包票谁都不会相信你是个杀人犯。”在看到哈利从裁缝提供的六套衬衫西服和一打领带中选定着装后，吉尔克斯曾说道。

“我本来就不是杀人犯。”哈利提醒他道。

哈利与吉尔克斯在法院的走廊里又碰上了。这位律师朝哈利笑了笑，笑容依旧温文尔雅。接着他穿过旋转门，走过法庭中央的走廊，径直走到辩护律师桌前的两张空凳子前才停下来。

哈利一坐下来手铐就被打开了，他环顾四周，吉尔克斯果然没猜错，整个法庭几乎空无一人。连民众对这个案件都提不起兴趣，更别提媒体记者了。对他们而言，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谋杀案而已，被告人还极有可能当庭释放，像“该隐和亚伯^①”。这类型的故事根本不会出现在报纸上，四号法庭也不可能出现电刑这种罕见的判决。

法庭的铃声响了，现在已经是正午时分。这时法庭另一头的一扇门打开了，法官阿特金斯走了出来。他向审判席缓缓走去，一级一级地迈上台阶，在高台上的审判桌后坐了下来，接着向地方检察院官员挨个点头示意，似乎已经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一位年轻律师从检察官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解释道，法院将放弃对托马斯·布拉德肖的谋杀指控，但须追究他离军叛逃的责任。法官点了点头，又朝吉尔克斯看去，只见他正应声站起身来。

“被告人对于第二项离军叛逃的罪名是否认罪？”

“被告人承认控罪。”吉尔克斯说道，“希望法官大人能宽宏大量，从轻处罚。您肯定也知道，这是他第一次犯罪，在犯下这一起小过失之前，他一直没有犯罪前科。”

阿特金斯法官听后皱了皱眉。“吉尔克斯，”他说道，“被告作为中尉在其服役期间竟然离军叛逃，在一些人看来，这罪可一点都不

^①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孩子，该隐是长子，种田的，亚伯是次子，放牧的。有一天，他们分别把自己最好的劳动成果贡献给上帝，上帝选择了亚伯的物品，该隐怀恨在心杀了亚伯。